

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隼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 实习生 陈一典

广州大学教授开设22年“生死”课堂：

# 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别？

“死亡不是毁灭，而是开启生命的另一段旅程，传统殡葬的核心是慎终追远。”

11月2日，广州大学文清楼321教室，能容纳近100人的教室里坐满了年轻的学生，这是广州大学著名的“生死学”课堂。教授胡宜安正在讲台上授课，这节课的主题是“殡葬祭祀”。

今年是胡宜安开设“生死学”选修课的第22年。20多年间，胡宜安把“生死”二字摆在课堂上，和学生们一起探讨“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别”。他通过“为自己立遗嘱、写墓志铭、分享离死亡最近的经历”等教学方式，引导学生直面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人生课题。

“学习生死，学会生死，时时可死，步步求生。”胡宜安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对生死的体悟。但他向记者强调，“我的课堂上没有标准答案。”胡宜安认为，生死问题是切己的，每个人都要寻求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


认真听讲的学生



胡宜安教授正在授课

## A 面对生死事 没有旁观者

谈及开设这门课的初衷，胡宜安讲起了自己幼时的一段经历：“小时候在农村参加送葬，看见大人们将棺木放进土坑，往上撒土的瞬间，我莫名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。由于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开导，这种心理延续了很久。”

胡宜安想到，可能很多人在面对死亡时，都会有过类似的无法排解的体验，应该开一门课给大家一些引导。趁着2000年教学改革的契机，胡宜安开设了生死学选修课。

广州大学机电学院大二学生肖楠楠告诉记者，自己就是带着困惑选修了生死学这门课。“我以前养过一只小仓鼠，它死的时候，我伤心了很久。那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我

的亲人离开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肖楠楠认为，想对生命有更好的理解，需要接受完整的死亡教育。

从开课之初，胡宜安就注重课程的系统性，生死学的课程大纲中包括了生死的概念和本质，死亡意识（危死体验、濒死体验等），个体死亡（疾病、衰老、灾难），社会死亡（战争、贫穷、死刑等），生死两安（临终关怀、安宁疗护等），自杀问题。

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“写遗书”这个颇具话题性的教学，这是胡宜安独创的课堂体验环节。“生死课不是物理课，在面对自然科学时，我们可以作为旁观者去研究一个客观对象，但面对生死时，没有旁观者。只有代入自身，学生才能

有更深刻的体会。”胡宜安说。

假设自己站在生命的终点来回望当下，往往会触碰到人内心中柔软的地方。在课堂上，许多学生在宣读自己的遗书时感伤流泪，甚至哭到无法读下去。胡宜安记得，有一位女生与父亲有很深的矛盾，在假设自己将死，今生的父女缘分走到尽头时，这名女生感到了内疚与亏欠，她说：“如果我有来世，一定会珍惜这份情感。”

“人都是会死的，学生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东西不会永远存在。”胡宜安说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名言“认识你自己”的字面原意是“请记住你将死去”，建立在“我是会死的”这一基础上的自我认知，才是真理性的认知。

## C 生死学教育 公众应普及

是全年龄段的。在家庭中，家长们就应该注重引导孩子对死亡的认知。比如，家里养的小宠物离世了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举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，让孩子真实地感知生死，再从路边小草的枯萎，到邻居家爷爷会生病，由浅入深地引领孩子逐步认知。

在学校方面，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阶段，学校都应该用符合该年龄段学生认知世界能力的方式，去开展生死教育。

10月初，胡宜安在课堂上播放热播剧《三悦有了新生活》片段，“广大生死学”又一次上了热搜。胡宜安很认同这部聚焦殡葬行业

孩选修了生死学科，知道了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，每个人都会经历亲人离世的悲欢离合。课程结束后，女孩找到胡宜安，她说自己想明白了，决定走出来，“要到爷爷的坟上看看，告诉他，我考上大学了。”

也曾经有学生找到胡宜安倾诉过轻生的念头，“觉得活得很痛苦，找不到生活的乐趣。”他很害怕自己的负面情绪，觉得“自杀”的想法糟糕透顶。胡宜安告诉记者，我们不必像面对洪水猛兽一样畏惧自己的情绪体验，不要随意将负面认知病理化。只要一个人面对生命是审慎的、敬畏的，来自外界的正面对导是可以帮助他走出困境的。

相反，一些人之所以稍受刺激便选择自杀，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。胡宜安介绍，之前有人在网络上直播自杀，在网友报警后，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救了回来。若自杀行为未能及时得到制止，死了之后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“这都是源于对生命、死亡的误解，根本原因是生死教育的缺失。”胡宜安说。

在自杀问题之外，恶性犯罪、老龄化社会及全周期生命健康等社会焦点话题，都指向生死教育这个共同焦点。面向社会各个年龄段的受众宣扬生死教育，也是胡宜安在课堂之外的努力方向之一。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实习生 陈一典

“如果非要给自己一个定位，我应该是一个创作者吧。”作为年轻人中小有名气的“街头摄影师”，这些年闫家成接受过多次媒体采访，对于外界赋予的“人类观察家”标签，他始终有点不习惯。

在他的自我认知里：闫家成，普通上班族，业余爱好是观察世界和各种普通人，要做有意思的作品。

于是，《每个人都有个网络昵称》《空白广告灯箱照亮夜行人》《给栏杆做清洁的工人们》《暴风雨前的南方车站》……每天上下班路上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等成为他的灵感来源，通过影像的手段，深入观察那些每个人生活中时常被忽视、或被视为习以为常的缝隙，拼贴出一幅幅城市众生相。

他将这些观察比喻为“像金子一般珍贵”。那是生活的另一面，那些熟悉的庸常的生活突然被镜头定格，抽象的人变得具体而清晰，无限的世界、无数的人们突然都有了可以更亲近的理由。

傍晚六点的广州天河智慧城，下班归家的人们三五成群从写字楼里走出，行色匆匆朝着地铁口涌去。人潮中的闫家成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慢悠悠走着，看起来和其他人并无二样，唯一特别之处是他一袭齐肩的长发。

——这是闫家成来广州的第十年。

十年间，他从大学生进化到“打工仔”，毕业后换了两次工作，如今是一名UI设计师——这是一条最为直观的“闫家成人生”主线，但在一次意外举起相机后，他的人生中多了一条精神辅助线。

2020年2月，闫家成回公司拿资料路过科韵路，往日车流汹涌的道路，那一天显得格外安静，只有一群环卫工人在对路边栏杆进行消毒。他直觉举起相机想要把这一场景拍下来，“相机拍不到那么多人，我就把单个人拍下之后，再组合了起来。”这一组图在网上发布后获得了近2万的转发，大多数是感谢那些为社会运作而付出的劳动者们。

到底是哪些人在维持着城市运转呢？受此启发，他开始主动去记录类似的群体。有一次，他走到岗顶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，发现整

在暨南大学上学的4年，闫家成最熟悉的地方是石牌桥；毕业后，他搬过几次家，在员村、岗顶、华师附近都住过——那些年，人声鼎沸是他最习以为常的环境，亦是形形色色的人们为了温饱而努力工作的见证。

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一家游戏公司做游戏策划。那两年，他过着“996”的生活，在上班与上班的缝隙之中，刷刷手机，发发呆。不对劲的感受逐渐累积，他意识到生活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，“一回家就想睡觉，做其他事情根本提不起劲，最夸张的是隔一周就要通宵一次，还得

条路上车很少，只有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飞速奔跑在路上。他找了一个高地，将相机高举过头顶，咔嚓咔嚓拍下了15分钟内经过路口的外卖骑手，再把他们一个个组合在一起。

还有广州火车站的农民工。作为一座城市喧哗的背影，他们来去匆匆，面目模糊；但闫家成镜头下，每个人都是鲜活的，他们有的头顶着蛇皮袋，有的用一根扁担挑起三四个大麻袋，有的端着没吃完的泡面桶，白色的油漆桶是最常见的手提物品，“单张图片记录的力量会小一些，但是如果你把它组合

花大量时间调整作息……”

他记得很清楚，转折点是在2017年10月。那时候，他刚从越南旅游回来，在深圳等车回广州，临时起意，拿出相机，对着候车站的一隅按下快门，“试着拍了几张，感觉很好，好像突然就学会了拍照，后面就一直拍到现在。”

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上班族，公司和家附近以及上下班的路是他绝大多数素材的来源。那时候，他喜欢坐上一路公交车，一直坐到终点，重新观察和打量过去那些熟视无睹的日常——傍晚路过广告灯箱的人、放学坐在电动车后座回家的小女孩

成一个新作品之后，它的形式感和力量感都会不太一样。”

现代化的都市依然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角落，他愿意为此花时间去观察与游荡，“我天天在这些地方生活，对它们的沉淀和变化感受是最深的。”

比如《空白广告灯箱照亮夜行人》，最初只是一个无意的发现。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家，看到公交站广告牌里的广告被撤下，只剩下白色灯箱，从公交站前经过的人被灯箱照亮，轮廓变得非常鲜明。他拿着相机在那块广告牌前拍了一晚上，拍到了捧着花束的老太太、大声打

孩、被磨出“伤痕”的路边石墩……手中的相机仿佛成为他另一只眼睛，“我的肉身还在那，每天依旧在上下班，不过我的灵魂走上了另一条车道。”

2018年前后，他开始在微博上分享他的观察切片，慢慢收获关注：网友们在《每个人都有个网络昵称》下，写下了他们关于昵称的故事；《失业笔记》获得了23万多个点赞，58同城官微对此还发布文章回应，《是失业笔记，也是努力生活的证据》；《给栏杆做清洁的工人们》《15分钟内从路口经过的外卖骑手》被主流媒体转发报道……

电话的中年男人、热身的夜跑者、给妈妈撑伞的孩子……“这都是2019年生活在广州的人，如果不是这个发现，我不会记录下他们。”

闫家成没有系统学过摄影，甚至幻想拍照全用“自动挡”，这反倒让他跳出了“摄影”的局限，不单纯追求传统街拍中的决定性瞬间，而是以不同的介质、不同的形式去呈现，比如通过多张照片的拼叠形成一张大的群像或时空交错图，“如果要复盘我的每一次观察，我越来越觉得，观察不是一种技术上的能力，而是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好奇、同理、共情。”

# 跳出摄影的局限 拼贴城市众生相

以一条主线贯穿，拍下社会众生相，再将其拼接在一起。这名“街头摄影师”的另类创作收获众多点赞和关注

壹

“我的灵魂走上了另一条车道”

贰

“如果不是这个发现，我不会记录下他们”



闫家成 陈一典 摄

叁

“不一定要表达什么，但我想做些什么”

“有一次打车，司机是一位满脸胡茬的中年大叔。但扫码付款时，手机页面上显示他的网名是星星，还缀连着两个星星的符号。那一瞬间给我意想不到的反差——表面一脸沧桑的司机师傅却有一个如此少女的昵称。”

这是闫家成作品《每个人都有个网络昵称》最初的灵感来源。

此后，他收集了一组司机的照片和昵称的截图，有提醒乘客下车前支付的“付钱下车”，有灵魂拷问的“我是谁”，有与本人形象巨大反差的“喵喵”，他挑了9张照片发在微博上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很多人纷纷转载、留言和点赞，“这些时刻，我是很有成就感的，因为，我做的好事好像让别人更留心 and 看见他人了。”

在对世界的观察上，闫家成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摄影师。在相机之外，他越来越熟练地使用多种工具，如各种APP、打印机、PPT，实现心中一万个奇妙想法。

2020年6月的一天，他偶然逛到58同城的论坛，看到失业或正处在各种困难的人将这里视为“树洞”，谈论着自己的境遇，“每一个人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我之前从未想到，这里竟有如此现实的一面。”

他快速筛选，制成作品《失业笔记》发在了微博上，最终得到7.1万转发，40.7万点赞，“这

小伙子故事；有一位姑娘信心满满地参加火锅店的集体面试，过几天却收到了拒绝的故事；还有一位母亲因为超龄而被应聘限制最终得到儿子安慰的故事……大家在这里共克时艰，彼此温暖。”

在作品《街景里的中国人》中，闫家成利用街景APP，将中国各地人们自行上传的三维图景数据进行组合，形成了一系列有趣的瞬间，“有在坟前悼念的，有对着镜头扮鬼脸的，有坐在玉米地前抽烟的，还有一些墙上贴着怪僻的标语。街景其实超脱了摄影，但他们在被放上网络的时候，也是一种影像，里面储存了很多东西。”

同样的，还有《复印机作为照相机》——以复印机扫描的瞬间作为快门，扫描出的纸张作为照片；他还从网络上搜集各种公司集体活动的合照，将男性的脸用白色方块遮住，只留下女性的完整形象，制作出《网络合照中的女性身影》，将其视作女性权利平面化声张的新奇个例。

“最担心的是想不出新的东西，作品没有意思。”闫家成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创作形式和媒介，游走在现实和虚拟里面寻找灵感。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建了15个文件夹，将偶尔迸发的灵感和素材及时记录下来，“人活一辈子，希望自己能有些东西能留下来。我不一定要表达什么，但我想做些什么。”

